

劉兆祐博士主編
中國史學叢書三編

雲
間
志
畧
(四)

臺灣學堂書局印行

劉兆祐博士主編
中國史學叢書三編

雲
間
志
畧
(二)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人物

何義士子潤

全內閣希賢

任大叅薇菴

俞祠部山月

陸饒州德林

陳叅知景祺

袁侍御海叟

沈學士兄弟

葉錢塘宗行

侯將軍敬莊

徐太醫父子

先憲使公遠

錢贈公汝明

蔣少叅檢菴

張處士林趣

李長史養菴

任長史怡菴

張徵君杏園

雲間志畧卷之七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輯
如韓輯

何義士子潤公傳

何潤字子潤華亭人公豐頤偉幹狀貌魁梧而慷慨
有氣節能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見人疾苦戚戚在矚
睫間談人蹈水赴湯恨不一引手救雖村落中人乎
而胸貯石畫手擘便宜一似道緯仁經望而知其爲
揮霍之材凝重之器世所稱何義士者也當我明
皇祖龍興時天下甫定華亭有海民錢鶴臯者乘時
創亂帥鄉民無賴鼓噪入城擅開府庫竊器仗擄金

帛子女殺良民無算華令馮榮表浦場官李肅袁晉
等俱爲所執將加刃於腹公毅然身嬰其鋒曉以大
義諭以利害禍福出一生於百死而保全之知府荀
玉真逃竄之野復還遇害公亟奔馳死所哭之哀因
率衆祭奠收遺骸授其家還葬焉當是時府縣及屬
司八印皆散失不知所在公多方物色出已貲購而
納諸官方倉卒搶攘間老稚有不能出城避寇者公
悉置之府縣後堂及空閑寺院中供其宿食存活不
下千萬人已而指揮葛俊督兵來捕賊公復自具羊
豕酒醪迎犒於郊外而又率父老詣龍井莊拜謁大

將軍徐公達麾下謝其殲渠魁宥脅從之恩盖自公攘臂而興王師踵至不旬日而喪亂削平吾松又頓成一清夷世界矣馮尹深以公爲德諸當路亦共以公爲義將聞其事於朝公固辭乃止夫公當患難傾危之際脫人於水火中免其魚肉刀俎一時官長士庶倚公如左右手特爲金湯而公且身不任德口不言功也此其俠烈高誼有不能得之縉紳大夫而得之公者豈不誠義士哉吾松郡志節義傳首稱述之而名賢楊維禎錢惟善又作爲詩歌表章之令何義士之名千古不朽而余且不敢愛其穎君復鋪張

其詞爲吾家義士立傳欲使後之人讀之一旦臨利害遇事變有所感發而興起云耳蕭墅有張漢傑父子並稱俊民當鶴臯作亂時遣人詣張乞爲應援漢傑父子毅然曰此叛賊也吾豈從汝叛耶大書叛賊二字黏於所遣人之背反繫其兩手叱之去此亦義士并識之 聖明開國豪傑雲興天運人心一時輻輳如此猗與休哉

全內閣希賢公傳

全思誠字希賢吾松之上海人也公少負文名博雅宏粹世稱名宿耆儒洪武十六年徵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左春坊左中允 賜勅致仕其勅詞曰朕觀古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怠故能善其始終垂芳史冊卿懷才抱德志肩古人朕甚嘉焉惜乎年息衰暮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勞特令卿還鄉以撫子孫享奉養公乃歸臥海上逍遙以終其天年時又有湖廣吉安人全詮南直高郵人張長年山東登州人張紳三人者俱年逾七十以禮部主事劉

庸之疏薦詮等明經通達事體遣使徵之詮與長年
先至 上召見喜甚 賜坐顧問終日並命爲文華
殿大學士詮與長年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
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
從卿志庶不負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
焉詮與長年復辭翌日放還鄉里已而張紳應召來
京以爲鄆州教諭盖 上訝其後至也粵自商山紫
芝鴻冥寥落上下千載能有幾人始而全誠沐榮繼
之詮年被寵麗眉皓齒安車蒲輪雖竹帛所紀圖畫
所傳何以加焉廖公道南爲之贊曰采采紫芝英英

白雲葆光凝和脫垢離氛旣樂且康眉壽黃耆國之
耆龜號稱耆舊康侯晝接天子葵之邈矣高風爲世
所師有旨哉念惟 高皇帝初倣宋制置殿閣學士
之員然其秩不過五品亦止以備顧問撰文詞時或
預叅機務非若今之名高四近禮絕百寮其位尊其
權重也 神武草昧君臣吁咈相得以成始終當其
時若全公者遭際不已奇乎故吾鄉稱兩大學士盖
謂先後居相位者洪武則有希賢全公嘉靖則有文
貞徐公而不知兩公者一當創業之初年一當中興
之盛世一以儒生而應召一以元老而策勲一在閣

二三月而還鄉一在閣十九年而致政此其名實久
近之間所繇相去遠矣

任大叅薇菴公傳

任勉之字近思號薇菴其先四明人爲兩浙運幕始
占松江籍爲華亭人公氣宇軒昂天資英邁長身玉
立音如洪鐘雖造次語言皆娓娓可聽爲諸生時嘗
肆力于文章且留心于政事亦一賢豪士也登洪武
癸酉賢書第甲戌進士出知饒州府鄱陽縣公因前
令廢弛之後欲爲振作即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
字于廳壁又訪鄉民之有德行者爲四門老嚴立簿
書使民自爲約束次第舉而行之其治以正風俗爲
首務扶羸弱抑豪强慨然與民更始而令有不便于

兇猾者忽爲匿名書投入或言宜密訪其人照律匿名一款置之于法公曰古不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乎因榜于縣門曰告我以過是忠于我者也今後縣官政事有愆其盡言之無諱一寡婦愬夫之兄不以饗飧給其朝夕飢餓無以自存意不能安其室公叱問之汝欲他適耶乃判其衫背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此婦感公言竟不嫁者終其身孔廟春秋二丁祭羊豕皆科于民公曰此非崇報意也乃設處銀兩歲令里社分畜而獻之著爲令而暇則坐學宮與諸生講解教授如嚴師士人皆以樂育爲幸當是時

監司稱賢今可旌異者得五人公居其一鄱之士民
萬口嘖嘖無間言也三載考滿擢知瀘州鄱之人二
百餘輩詣闕借留即陞其府同知旋陞福建右叅
政無何左遷右軍都督府經歷出知徽州府隨以事
謫滄州此其于仕路不可謂不浮沉而公處之泰然
退食之餘不廢著述讀書談道陶陶如也尋起知蔚
州又改睢州公時引年引疾致其政歸林居二十餘
年壽八十九而卒其文雄健瞻雅似楊鐵崖其書飄
逸俊秀似米南宮而公皆不以自名旣老而四方求
文乞書者殆無虛日洪武中論科名者以公爲科第

開先永樂正統間論學行者以公爲縉紳領袖語不
虛哉所著有微菴集若干卷先是郡守某頗饒幹局
而少仁慈監司以問公公曰有治民之才無恤民之
念其持論之正如此公之謝世也未及一月而里長
張琳以均徭呈縣編其子弘爲養馬夫時上虞葉公
冕爲郡侯弘欲訴之趨入府適學博先生張公業見
而問知之曰某方撰尊先公祭文送府當卽爲子言
之子毋入張公進見具言所以郡侯驚嘆曰有是哉
鄉紳肉尚未寒而乃遽役其子乎先生出諭令歸治
喪不須入也旣退大書示府門首曰今後均徭故宦

子孫一例優免而任氏遂得不染干役若郡侯與學
博者可謂能相與以有成矣至今傳爲佳話客有言
公遺事者 太祖高皇帝御宇數密遣使者廉察諸
仕宦家當公令鄱陽時使者至其第止茅舍三間門
臨池水父灌園母紡績使者問子何在門庭何蕭索
如是父養素先生曰吾令兒子作清官不欲以脂膏
自潤耳使者給以客游至鄱有札寄否因貽書戒之
畧曰天道福善禍淫甚可畏也勿謂已安已治而懈
怠勿謂已能已足而驕矜廉察使以書直達宸覽併
陳所居蕭索狀 上嘉歎旌異之此見 聖祖留心